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州諾利依在肯林

Abraham Lincoln In Illinois

R. Sherwood

譯俊 袁・作特烏爾夏 美



州諾利依在肯林

譯俊 袁・作特烏爾夏 美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臣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特烏爾夏

人 物

格蘭姆教師

愛伯·林肯

安·洛特來姬

本·馬特林

包林·格倫法官

寧尼安·愛德華士

喬許亞·司彼得

特洛姆·考格達爾

賈克·阿姆斯特朗

拔布

費爾古斯

賈斯蒲

塞斯·蓋兒

南茜·格倫

威廉·海恩登

伊利沙白·愛德華士

瑪麗·陀德

愛德華士家女僕

吉美·蓋兒

阿琪·蓋兒

歌貝

司太芬·A·道格拉斯

威利·林肯

泰德·林肯

羅貝特·林肯

林肯家女僕

克里明

巴雷克

司徒維生

吉德

卞萬納
少楨

第一幕

第一景

伊利諾州〔二〕近新沙冷，教師格蘭姆的木屋中，深夜。

室內有一張粗桌子，堆滿了書籍紙張，一盞油燈懸在它上面，是唯一的光源。在桌子一邊坐着教師格蘭姆一個嚴厲而有耐性的學校教師。

在他對面是愛伯·林肯〔三〕——年青瘦長疲乏然而專心，穿着一個山居〔四〕人的襤褸衣服。他說話帶南印第安那州〔五〕的懶腔，——一種坎托基〔六〕音重於中西部音的口音。

教師正伏在桌上。愛伯的椅子向後仰着使他的臉出了光圈。教師翻開一本文法

書中的一頁。

教師 MOOD「六」，（教師闖上書，看着愛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許多MOOD。你，愛伯，你自己就有比一般人更多的。MOOD表示你的性格的各方面。對於英國語言也是如此。——你一定得把這種語言當一個活人來看，他可以笨拙蹣跚，可以是誇大浮虛，也可以是簡單直捷。把五種MOOD說給我聽吧。

愛伯 直陳式，命令式，可能式，假定式和無定式。

教師 他們都是什麼意思呢？

愛伯 直陳式是個容易的。它就是表示一件事——就像「他愛」，「他被愛」，——或者，你可以把它用疑問的形式來說，「他愛嗎？」或「他被愛嗎？」命令式是用來命令的，如像「媽的，滾出去！」

教師（微笑）這就是你想得出的頂好的例子嗎？

愛伯 唔——你也可以仿聖經上的口吻說——「願汝平安而去。」但是還是命令式的。

教師 這一式的名字是由於命令的作用而來的。但是你也可以把他用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意義中——用在頂謙卑的祈求形式中。

愛伯 就像「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罪……」〔七〕

教師（伸手在桌上的亂堆中取了一張報紙） 我要你唸唸這個，——這是韋伯斯特

〔八〕在美國參議院的一篇演說。一篇精美的文件，也是一篇把命令作忠告的意義的頂完美用法。喏，在這兒，你讀——這一段，（他向後靠了準備聽。）

愛伯（接過報，俯身就光而讀。） 「諸位」，議員（韋伯斯特）接着講，用他的家鄉波士頓的有歷史價值的教堂巨鐘那種豐富深厚的聲調，「諸位」——我不會允許我自己想到聯邦制度以外，看到什麼可能藏在那後面的黑暗的隱處。聯邦存

在一天……（愛伯一直平板地無抑揚地讀着。）

教師（操急地）——不要把它像是登東奧發雜貨店的存貨單似地唸過去呀。你想像你是在參議院裏演說，你的國家的命運在危急之中。把你的全副生命放進去！

愛伯 我不會像但尼爾韋伯斯特用那麼長的字。

教師 那就是你到此地來的目的。——來學呀！唸下去！

愛伯（慢慢地嚴肅地讀）「聯邦存在一天，我們就有遠大的前途展開在我們面前，爲我們和我們的兒孫。這制度以外是什麼！我不願去揭開那層幕。上帝保佑；至少在我活着的日子，那幕不會揭開。」

教師 注意這以下的動詞的用法。

愛伯（讀）「當我的眼睛最後一次抬起看天邊的太陽的時候，讓我不要看見它照在一個曾經一度是光榮的聯邦的破裂的不榮譽的瓦礫上，分裂的，不利的，劍拔

弩張的各州上，一片被內爭所分裂，或是——也許不能——被弟兄的血所浸染的土地上，還是讓我的眼睛的最後的微弱的一瞥看到的是這個共和國的光榮的，現在全世界都認識都尊崇的旗幟。沒有一顆星是受了污染，它的銘語中沒有這種可悲的疑問……」（他發音有困難）。

教師 疑問。

愛伯（繼續） 疑問，如像「這一切有什麼價值呢？」或是那些其他的欺騙和愚蠢的話如「自由第一聯邦次之。」等等——而是到處以無限生命的光芒的字寫滿了那另一種情緒，貼近每個真正的美國於人心底的情緒：——自由與聯邦……」

教師 強調「與」字。

愛伯 「自由與聯邦，現在是，永遠是，不可分的一件東西，」（他把報放回桌上）。他這篇東西準叫他們歡呼得跳起來了。

教師 有的人歡呼，有的人唾罵，看是從哪一州來的了。

愛伯 他是在談什麼事呀？

教師 這是在關於各州退出聯邦的權利問題的辯論中。海因「九」已經替南加洛林拉州的意見辯護了——很能幹地辯護了。他說我們作爲個人既有自由——作爲州也就有自由——隨意往來。這就是說，假如我們對聯邦不滿意，只要是多數的意志所表示，我們就可以脫離它，另建一個新的國家，或是許多國家——使這一大洲也像歐洲一樣地分裂開。但是韋伯斯特可真是答覆了他。他證明了沒有聯邦，我們也就剩不下多麼點兒自由了。現在——接下去說可能式吧。

愛伯 那是表現可能事件的——通常都是用在一種不幸的事件上。例如：「即使我有一天能了清債務大概不久我會又背上一身新的。」

教師（微笑） 你爲什麼挑這麼個例子，愛伯？

愛伯 唔——碰巧這是壓在我心上最重的一個念頭罷了。

教師 你的店鋪又出問題了嗎？

愛伯（平靜地） 可不是。貝雷把我們該拿來賣的威士忌酒全喝了，現在我們說不定哪天就非關門不可了。我瞧我倒真像我爸爸的兒子，給我一件穩定的工作，我準弄失敗。

教師 你在此地並不失敗呀，愛伯。這個地方上沒一個人不喜歡你，想幫你上進的。愛伯（有些痛苦地） 我知道——就像你似的，老師，由於你的好心半夜坐着不睡，給我知識。現在好，喬許亞·司彼得和法官格倫還有我欠他們錢的另外幾個人想給我弄郵局長的位置，以爲我這差使總該弄得轉，因爲一個星期才有一次郵件來。我倒真是有朋友——頂好的朋友。可是他們沒法子改變我的運氣，或者也許正是我的天性。

教師 你該幹的是離開新沙冷。這個可憐的無人過問的鎮市不會給任何人什麼機會的。

愛伯 是的，——我想到過走，我時時刻刻在想。我的祖上一直都是愛移動的，總是搬來搬去，從來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在追求什麼，就不管它是什麼吧，也從來沒得到過。我的老爸從佛金尼亞「十」賤出來，在坎托基州一處一處地盪，我就在那一州出世，後來又到印第亞那，才到伊利諾州此地。我記得的小時候的事就是細行李，又解行李，又再細行李。

教師 那就站起來走吧，愛伯。給你自己在一個新世界裏選一個新天地。

愛伯 說起來，塞斯·蓋兒跟我倒是談了很多關於走的事——走到坎薩斯「十二」或是尼伯拉斯加「十二」境內去。可是——不管我去哪兒——總還是那個老故事——又添些朋友，又添些債。